

天才邪滑头徒

卧虎藏龙著

德宏民族出版社



天才小邪滑头徒

卧龙生 著

(下)

德宏民族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十七章 怡红妓院玩“人刀” (492)
- 第十八章 东床附马耍威风 (522)
- 第十九章 无情杀手遇克星 (542)
- 第二十章 大胆狂徒遭惨死 (588)
- 第二十一章 哀鸿遍野火马阵 (613)
- 第二十二章 万般风情戏和尚 (640)
- 第二十三章 天呈异象美人出 (670)
- 第二十四章 笑傲天下通吃帮 (692)

包书笑道：“这我知道，就是打野鸡的国家公园是吧。”

“奶奶的，原来跟姓柳的是同一路货色，小邪帮主，把假正经也绑住审问算啦。”文草大叫。

一本红着脸，争辩道：“死文草，你真是无耻下流，怎么把姓柳的跟我牵扯到一起呢？”

文草哧哧笑道：“还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喝稀饭哪，无齿（耻）下流，我看你才真是下流。”

包书道：“能够多下流走向上流，也是人类的进化嘛！”

跪在地上的柳飞絮大约是跪得难受，摇摇晃晃象要栽倒。

文草啪地又是一脚，骂道：“龟儿子，你少他妈的空中坐翘翘板，象大姑娘一样弱不禁风。”

柳飞絮气恨文草狗仗人势，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竟然对他如此无理，不由转头怒目而视。

“看什么看？奶奶的，我脸上有镜子还是有伤疤？”文草说着又准备抬脚。

“稳操（文草）！他妈的你别严刑逼供，虐待人犯好不好？等会他到幽灵地府告你一状，说你侵犯人权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文草大不服气：“那我倒打一耙，告他栽赃陷害，什么嘛。”退在一旁，与其余三小将并肩而站，等候小邪审问“俘虏”。

“柳飞鼠（絮）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幽灵帮的？”小邪端严而坐，如法官青天大老爷模样。

“今年五月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幽灵帮渗透到刻薄儿(喀巴尔)国的时间还不长，喂，知不知道南荒一枝花和无情杀手的下落？”

柳飞絮满脸茫然，道：“无情杀手就在皇宫，不过，南荒一枝花却没有听说过。”

“奶奶的，南荒一枝花就是幽冥教主那个老婊子，知不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小邪道：“幽冥神功是谁教你的？”

“‘无情杀手’艾晴。”

四小将及小丁脸上都露出惊讶的表情，显然他们对艾晴和柳飞絮都学会了“幽冥神功”表示惊奇。

小邪道：“黑皮奶奶，那个乌龟他看来很得南荒一枝花钟爱。”

文草讥讽地道：“这是枕边风吹到心里去了嘛。”

小邪笑道：“也有道理，就象什么……哪个谁说的，奶奶的，日理万机，脑袋竟然不管用啦，稳操(文草)，你有学问，告诉我答案。”

文草没料到小邪会半路上杀向他，根本就未听清，讷讷道：“小邪帮主，你说什么来着？”

小丁与小邪相处日久，知道小邪的“语言机制”又短路，笑道：“小邪，那是唐朝诗人刘禹锡说的‘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情却有情’。”

“对对对！还是小丁是我的知己，呵呵。”小邪满脸堆笑，深为发现了红颜知己而自豪，所谓“千金易得，知己难求”，尤其是红颜知己，小邪继续道：“道是无情却有情，无情

杀手对那个老婊子还是挺多情的嘛，柳飞鼠，你不是会飘吗，怎么连南荒一枝花的头发都飘不到一根？真他妈的泄气。”

柳飞絮脸带惭色，道：“幽冥教主我见过，但我并不知道她就是南荒一枝花，不过，她的确很美。”

“所以你就拜倒在她的裙子底下给她舔脚趾头，对不对！奶奶的，男人队伍中又出现了一个败类。”小邪对柳飞絮满脸的鄙夷，他觉得自己真像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那些淫荡妖烧的女人在他手上从来都占不到半丝便宜，美色对他的诱惑根本就不起作用。

柳飞絮心中冷笑，暗道：“杨小邪，你他妈的又何必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，天下男人都一般，那个男人不好色？身边有如花似玉的美人相陪，那是因为你还玩腻了，家花不如野花香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妓，妓不如偷，偷得着不如偷不着，我‘万里飘花’柳飞絮阅人无数，他妈的杨小邪你又在我面前充什么真经假经？”

当然，他的这番话只是在心里琢磨盘旋，脸上却装作极为惶恐。

虽然，他身处喀巴尔国，与天朝少有接触，对天朝的风土人情了解得并不多，但自从“幽灵帮”混迹喀巴尔，柳飞絮已多次听到幽冥教主提起杨小邪的大名，当时，看到幽冥教主提到杨小邪那种又爱又恨的表情时，他曾经数次产生要找杨小邪决战的冲动。

可是，杨小邪却自动找上门来，他却输得如此之惨。

他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，然而杨小邪闪电般的数个耳

光和拳打脚踢却使他清醒。

他永远都不是杨小邪的对手。

他是个聪明人，所以他对杨小邪是有问必答。

小邪道：“姓柳的，学会幽冥神功的一共有多少人？”

柳飞絮道：“幽冥教主，无情杀手，七朵金花和我。”

小邪笑道：“黑皮奶奶，这么说你在幽灵帮中的地位并不低嘛。”

“排名第四。”

小邪道：“那你一定知道幽灵帮在刻薄儿(喀巴尔)的根据地？”

“在城西怡红院。”

“怡红院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妓院。”

“幽灵帮的总舵在哪儿？”

“以前是在鸡公山，现在不知道。”

小邪道：“奶奶的，看来你的级别还是太低了，这说明南荒一枝花对你不太信任，姓柳的，我倒觉得你好可怜！”

柳飞絮因为此事对幽冥教主耿耿于怀，却又摆脱不了美色对他的诱惑，幽冥教主是唯一能让他欲仙欲死，飘然留连的女人。听到小邪如此一说，他只是一声长叹，不复再言。

小邪道：“柳飞鼠(絮)，看你还比较老实，我也不想要你的命，有罪能改，善莫大焉，杨小邪乘着改造人类的崇高目标暂且放你一马，你好自为之，其实，这种鸟附马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，要是平时就送给你好啦，但非常时期却不

行。”

伸手废掉柳飞絮的武功，只见柳飞絮满脸死灰色地倒在地上，万念俱灰。

没有高强的武功他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？

金钱？美女？名利？

统统烟消云散。

红尘滚滚，却不再诱人。

昔日“万里飘花”柳飞絮如今竟成芸芸众生中一草芥，生又何益，死有何妨？

柳飞絮挥剑朝自己的喉管割去。

“哇！姓柳的要自杀啦！”一本尖叫。

“当”地一声脆响。

柳飞絮只握着一支剑柄。

寒光凛冽的剑刃已不翼而飞。

柳飞絮呆呆地望着杨小邪。

是小邪的飞刀救了他。

小邪冷笑道：“奶奶的，男子汉大豆腐，象根风中的小草一样脆弱，什么玩二（意）嘛，他妈的你别当着我杨小邪的面自杀就行，我一转身，随便你，上吊，割脉，抹脖子，抛头颅撒狗血，奶奶的，关我鸟事。”说罢，率领杨家四小将及小丁兴冲冲地，连头都不回地大踏步走了。

柳飞絮如残风中的柳花，瑟瑟发抖。

走远了，一本提心地道：“小邪帮主，姓柳的会不会再自杀？”

小邪非常自信地笑道：“奶奶的，我将他骂得……鲜血

淋头，他哪里还有再拿剑的勇气，假正经，你挺关心他的嘛？”笑语中眼神带点嘲讽。

文草嘲笑道：“小邪帮主，看来你的改造人类的宏伟计划已初战失利，你没有把她从下流推到上流，可是，她却自甘下流，唉，没得救！”

包书叹道：“天作孽，犹可活，自作孽，不可活，假正经，你完了。”

小邪自责似地道：“狗(苟)不叫(教)，师之过，她不喜欢那种美味佳肴，山珍海味，偏偏要去吃人屎，还要汪汪地叫，是我做师父的没有能耐，不好意思啊，真他妈的虽(倒楣)！”

梦游道：“不过，会叫的狗也有两个好处。”

“有什么好处？就会清扫垃圾，当屎壳郎义务掏粪工人。”文草讥笑。

梦游道：“狗叫强盗不敢进门，会叫的狗不咬人。”

包书天真地道：“那好！我们成立一个养狗协会，专门替有钱人驯狗。”

文草鄙夷道：“为富不仁，不干！”

包书敲文草一个响头，道：“你懂个屁，奶奶的，我可是为通吃帮的兄弟捞外快。”

文草、梦游齐凑近脑袋，好奇地道：“捞什么外快？”

包书得意地道：“养狗卖狗可以赚一笔不大不小的款子吧。”

文草、梦游听罢不由满脸失望，道：“劳动致富？作梦吧。”

包书道：“他妈的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你们少插嘴。”

众人聆神细听，一本都竖起耳朵，因为现在的话题已不是嘲笑他，而是在讨论“养狗协会”的事。

包书更为得意，手舞足蹈，神采飞扬地道：“人无横财不富，养狗卖狗当然不能发财，可是，那些狗都是我们养的，与我们有很深的感情，当我们走近富人的住宅的时候，夜色朦胧，奶奶的，那些富人都正抱着老婆睡神仙觉，你们猜猜，我会干什么？”他的眼睛故意射出贪婪的神情注视着大家。

文草、梦游惊喜地大叫道：“棒啊！奶奶的，我们将金银珠宝，家具米粮全部搬光，呵呵，我们就发啦！”

一本不忍心地道：“那么贪婪干嘛，少搬点嘛，累死人。”

文草笑道：“有道理，做人不能太绝，那些搬不动的就砸烂烧掉算啦，金银珠宝倒是轻巧。”

小邪每人敲一记响头，哧哧笑道：“黑皮奶奶，这不成了八国联军进京城，杀烧抢掳无恶不作啦？漏气，平时我老人家是怎么教导你们的？”

四小将相视摇摇头，苦笑。

文草道：“小邪帮主你老人家教导我们劫富济贫，我们怎敢相忘？嘻嘻。”

“嘻嘻！”四小将一齐嘻笑。

小邪笑道：“奶奶的，饶你们无罪，不过，每日定量定时送三只乌龟狗来，要不然，哼哼！”扬起坚硬的拳头。

四小将齐声道：“小邪帮主，不敢，不改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，孝敬你老人家是应该的嘛！”

文草犹觉这样还不足以表达对小邪帮主的爱戴，他豪气干云地道：“小邪帮主，你老人家放心，我文草就是卖掉裤

子也要让你老人家有乌龟狗吃。”

包书谄笑道：“是啊！是啊！小邪帮主，我们成立养狗协会，劫富济贫都是为了你老人家好嘛！”

小邪春风得意地拍着文草和包书的肩膀，呵呵笑道：“养狗协会是个好东西嘛，只是，谁来当会长呢？”

三小将齐指一本，大叫道：“她！假正经！”

一本没料到他们又将矛头对准自己，又气又恼，急道：“小邪帮主，我真的不行，别听他们胡说。”

小邪将眼光瞄向三小将。

小丁只是在旁格格娇笑，象兴奋的观众。

文草笑道：“小邪帮主，假正经最会呈现叫，长得又非常漂亮，我们饲养的都是一些公狗，如果一本当会长，一定秩序井然，生意兴隆。”

包书道：“小邪帮主，她最会假正经，其实，她早就对我说过要当会长的，要不然，我才懒得提这个建议呢！”他象是非常委屈。

文草、梦游也齐声叫道：“是啊！是啊！”

小邪哧哧笑道：“本帮主发扬民主，绝不偏袒任何一方，投票表决结果，三比一，一致同意假正经提任养狗协会会长职务，一本假正经，祝贺你！”小邪抢先握住一本的手摇晃两下。

文草、梦游、包书欢呼。

一本苦笑，瞪着怒眼横了他们一眼，阴阴地笑道：“爷爷的，竟敢联手对付我，嘿嘿，如果我当会长，我要压迫你们天天与狗睡在一起，吃狗屎，喝狗屎，怎么样，过瘾吗？嘿

嘿！”

孟小将吓得吐舌头。

包书苦笑道：“女人真的狠毒！”

文草哭丧着脸，道：“历史性的错误，选她当会长。”

梦游叹道：“两位同行，我们还是取消养狗协会吧。”

包书摇头道：“我们已经登记注册，这……恐怕不好办吧。”

文草满不在乎地道：“两个傻鳖，负责人是我们的授业恩师小邪帮主，还不是一句话。”

果然是小邪一句话，“养狗协会”顷刻间便烟消云散。

皆大欢喜，小邪等人杀向城西怡红院。

□□□ □□□ □□□

怡红院是喀巴尔京城最大最著名的妓院。

在京城，怡红院妓女最少，但却最著名。

排名前十位的怡红院占了一半。

怡红院生意兴隆，因为它有五根台柱子：罂粟花、山茶花、鸡冠花、曼陀罗花、紫丁香花，她们以花为名，却是人比花更艳。

罂粟花据说是种毒品的提炼物，那是一种使人吸了上瘾的东西。

但是，自然界中的罂粟花又是最美的。

美丽的东西往往有毒。

美丽的东西也往往使人上当，而且是心甘情愿。

怡红院的罂粟花是最为美丽，最具诱惑力的女人。

不见其人，先闻其名，罂粟花的确让人觉得邪乎，于是，

对罂粟花的追逐者趋之若鹜，络绎不绝。

罂粟花果然没有让人失望，她使人飘飘欲仙，徜徉在巫山云雨之中。

其他四朵花也是人中的精品——妓女中的潘金莲。

于是，怡红院门庭若市，车水马龙，财源广进。

难道没有人砸它的场子？

象怡红院这么鲜美的肥肉，谁不想咬它一块？除非那是白痴或者圣人。

白痴不懂，圣人不屑。

只是，想砸场子的人都是有狠心无狠胆，他们忌惮的是站在怡红院里的人。

幽灵帮的人谁敢得罪？

怡红院就是幽灵帮开办的。

曾经也有些不知天高地厚，河深海浅的狂徒找过怡红院的麻烦，而且他们的名头在喀巴尔并不小，其中就有“白眉鹰王”夏水绝，“无影神拳”靳小易，“虎驼三盗”符氏兄弟……

可是，他们都彻底失败，唯一的结果只是毁了自己的生命。

他们全部败在幽灵帮“无腿先生”手中。

“无腿先生”没有腿，也没有名和姓。

无腿先生喜欢晒太阳，只要是晴天，他就坐在大院的草坪里，有时会有两名推车的嫩少女俏立在他身后，更多的时候他是独自一人。

无腿先生杀人只用手。

一双非常完美的手，修长、丰润，既有男人之手的坚韧，又有女人之手的细腻，修长的手指比艺术家还要艺术。

他杀人也是一种艺术的享受。

现在，他就在玩弄着自己完美无缺的双手。

阳光很暖和，他欣赏自己的双手时也非常认真。

他好像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，其实，他是在等人。

等一个名头很响的年轻人：通吃小霸王杨小邪。

就在前不久，“万里飘花”柳飞絮悲哀地告诉他，杨小邪马上就会来砸毁怡红院。

无腿先生听后，只是无声地笑笑。

“浪子不归，飞刀无痕”杨小邪是哪路毛神？

正当他凝神细思，怡红院的大门却“咣当”一声被踢开。

涌进六个年轻的小虎般人物，四男二女，男的英俊潇洒，女的芳华绝艳，正是小邪和他的四小将。

小邪等人涌进怡红院，便被端坐在草院中央之人的慑人威势怔住。

文草一见这种故作冷傲般的面孔，心中怒气便上窜，道：“喂，没腿的，坐在草丛中捉蟋蟀很好玩是吧，快快滚开，大爷少爷大姐小姐们要过去！”

无腿先生恍若未闻，依旧双眼漠然地望着大门口，冷冷地道：“杨小邪，你终于来了！”

他好象是等待很久一样，用上“终于”两字。

小邪望着草地上的人，呵呵笑道：“柳飞鼠的双腿真快，竟然跑到我前头报信了。”

文草道：“小邪帮主，这个没腿的多可怜，若是将姓柳的

飞毛腿截下来装在他身上，喀巴尔国一定会产生超人呢！”

包书道：“屁！牛头怎么能装马嘴，把姓柳小子的美腿给他，难道不是暴殄天物！”

文草反驳道：“幽灵地府还有牛头马面两判官呢，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这种残疾人？奶奶的，真没心肝，以后哪个女人嫁给你真算倒十二辈子楣。”

梦游笑道：“赌包输真是差多，当年铁拐李少一只腿就曾吃过亏，后来他就预备了一只狗腿，遇到降妖除怪情况紧急时就将狗腿续上，据说还健步如飞呢！”

一本见梦游说得有板有眼，信以为真，道：“梦游，飞毛腿就是这么来的吗？”

梦游笑道：“假正经，你一见到别的男人头脑就聪明起来，狗腿上有毛，铁拐李又会飞，当然就叫飞毛腿啦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通吃帮兄弟开心大笑。

无腿先生冷冷地道：“杨小邪，你的朋友嘴巴太多！”

小邪笑道：“祸从口出，我曾经多次教导他们，孩子大了难养，奶奶的，我也就由他们去了。”

无腿先生冷哼道：“那就由我来教训他们。”他连头都不抬，只是欣赏着他那完美无缺的双手。

小邪笑道：“自己的孩子是个宝，别人的孩子象根草，大可不必劳你动手。”

两人口枪舌剑，好象是两个邻妇对骂，虽然热闹却没有风险，其实，空气中早就弥漫着重重杀机。

文草却没有感觉到，他望着无腿先生的手啧啧赞道：“哇卡！什么嘛，这么美的手！做接生婆孩子一定特棒！”

接生婆从来都是四五十的老太婆，完美无瑕的手去接生岂不是存心侮辱？无腿先生冷哼一声，身形突然腾空而起，象一只滚圆的皮球弹性十足，疾如怒矢般压向文草。

“大胆！”小邪大叫一声，双脚一蹬，流星追月般扑向无腿先生。

四掌在空中相触，“啪啪”两声巨响，如惊涛骇浪，天崩地陷，震得四周房屋都颤抖不止。

无腿先生又回到原地端坐着。

小邪神情悠然地站在四小将身畔。

战斗好象没有发生。

“杨小邪，我低估了你！”无腿先生眼中精光暴闪。

小邪嘻笑道：“黑皮奶奶的小玩二（意），不用客气，大爷我还有拿手绝活没让你见识哪！”他得意地摇头晃脑。

“浪子不归，飞刀无痕？”无腿先生冷然问道，好象无动于衷。

小邪笑道：“杨小邪飞刀例无虚发，只是，大爷我还不想让你早日见到阎罗王，除了飞刀我还有人刀。”

“人刀？”

无腿先生语带惊奇，饶是他见多识广也从未听说过“人刀”，更不用见识过。

小丁和四小将也从未见过小邪玩过什么“人刀”。

难道小邪还有秘而不宣的神功绝技？

小丁不相信，她知道小邪有时喜欢玩弄一些稀奇刀钻的词语，故意让人琢磨不透，小丁笑道：“小邪，是人道吧！哪有什么人刀。”

小邪见小丁这么大的学问家都不知道自己的得意杰作，更为高兴，高傲地一甩头，道：“奶奶的小丁你少来，把我杨小邪看得象扁豆啦！什么人道、人刀的，你是我肚子裡的蛔虫，比我还清楚？呵呵，谅你也不知道。”说完又习惯性地得意笑了。

小丁脸红不语。

四小将见小邪如此神功，不由大为叹服，极度神往，纷纷嚷道：“小邪帮主，让我见识见识你的人刀绝技嘛！”“小邪帮主，把人刀绝技传给我吧，我最会拍马屁，以后天天送你五只乌龟狗。”

小邪大吼一声，如虎啸狮咆，四小将惊住，不知何事，小邪才嘻笑道：“这个人刀嘛，呵呵，你们不学也好，不看更好。”

四小将软磨硬缠，希望一睹风采。

无腿先生不知小邪葫芦里卖的是什麼药，只是冷眼旁观，不时欣赏着完美的双手。

小邪似是拗他们不赢，只好笑道：“奶奶的，你们不烦我还烦哪！人刀嘛就是以人做刀，将人当作飞刀来用。”

文草惊道：“小邪帮主，你要以身试刀？”

小丁急道：“小邪，不要嘛，我好怕哟，那是很危险的。”满脸关切、忧虑。

小邪拍拍她的愁脸，笑道：“奶奶的，我才不会那么傻呢！小丁，你放一万个心，杨小邪从不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，这次，反正又不是我上场，呵呵。”他诡秘地瞟四小将一眼，令他们觉得脑皮发麻，亲切的笑声也不再象平时那样动